

全国人大代表乔进双梅： 带1865位绣娘绣出新人生



从过去到现在，乔进双梅都会直白地谈起自己的“野心”。

乔进双梅的家在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。在她小时候，彝族女儿从小就要学刺绣。在别的小姐妹懵懂拿起绣花针时，她已惊叹于彝绣之美，想做“和彝绣相关”的事。

长大后，乔进双梅创办了全县第一个刺绣合作社，走村串户招募会刺绣的妇女，硬生生带着绣娘们闯出一条靠手艺养活自己的新路子。

再后来，乔进双梅被选举为第十三届、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，从大山走进了北京人民大会堂。她处处讲述彝族刺绣的故事，也将广阔世界的新声音、新趋势带回家乡。

但不管走得有多远、站得多高，乔进双梅永远没有忘记自己最初的梦想：让彝绣被看见、被喜欢、被接纳。这位四川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马边彝族刺绣传承人清楚，自己还承载着一群人的期待，那群背着孩子绣着花的姐妹，期待着属于彝绣的更多可能性，更期待着属于自己的更广阔天地。

显然，这位绣娘的“野心”，从来无关自己，只为他人。



乔进双梅在教孩子们彝族刺绣。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
记者 杜江茜 梁家旗 李佳雨
摄影报道



3月3日，乔进双梅随四川代表团抵达北京。

“绣”出幸福生活

和所有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一样，乔进双梅总是想着怎么能尽可能多地让大家看见彝绣、喜欢彝绣。因此，作为全国人大代表，每年3月赴京参会时，她的行李箱总会比别的代表大上许多。这时，她会充满满意但坦然跟工作人员解释，“里面都是衣服。”

那是一箱精致到令人屏息的彝族服饰，细细密密的针脚绣出了大山里的天空和花朵，典雅艳丽的色彩呈现着属于彝族的歌舞和欢笑。穿着只在重大节日才会拿出来的彝族服饰参加全国两会，这是彝族女儿乔进双梅对会议的珍重和敬畏。

为此，乔进双梅每年赴京参会的行李都是姐妹们一起收拾的，从衣服的花纹寓意到配饰的搭配。这也是绣娘尼尼阿果最喜欢做的一件事，个性腼腆的她有着一手好绣技，作为最早加入合作社的绣娘之一，最近她会细声细气地跟大家说起自己给女儿报的寒假兴趣班。尽管生活费、学费是一笔不算小的支出，但这位母亲给得毫不犹豫。“我用自己刺绣挣的钱，很畅快。”尼尼阿果讲起付钱的那个瞬间时，语气中是按捺不住的自豪，“觉得腰杆特硬，真好。”

用从小学习的刺绣手艺，实现“零投入”居家灵活就业，最终靠手艺养活自己、养活

的绣品。几天后，她得意地告诉大伙，那批丝巾转手每条就卖了1000元。

“那一两年，大家都骂我，说双梅黑心，靠着大家挣这么多钱。”乔进双梅不理睬这些骂声，她拜托当地干部以此为例，鼓励村民们好好刺绣，都来挣这笔钱。直到陆续有绣娘加入合作社，大家有干劲有信心了，乔进双梅才搬出几箱熟悉的绣品，告诉大家，第一批绣品根本达不到精品标准，是她自掏腰包买了下来。

“不甘心”的力量

熟悉乔进双梅的人，都觉得她身上有股劲。尼尼阿果说，那是一种相信的力量。

“我相信彝绣的价值，也相信绣娘们的勤奋。”乔进双梅说起自己的成长，幼时跟着妈妈学刺绣时，就深深被一丝一线之间的讲述所打动。

“这是一种跨越时间的传承。”乔进双梅概括道。

关于彝绣，陈寿在《三国志》

能适应发展，被接纳和需要。

乔进双梅相信，只有见到更大的世界，才能意识到自己所拥有的力量。这些年，她不断带着绣娘们去学习苏绣、湘绣等名绣的技法以及创新之处。

改变也在点滴之间，尼尼阿果永远记得，当自己第一次跟着乔进双梅走出马边，去参加彝绣比赛，然后人生第一次被看见、被肯定时，心里那种酸酸涨涨的感觉。

“用彝绣改变她们的人生，也让彝绣被更多人看见，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？”乔进双梅总是在想怎么能做得更多。从2017年起，她在教授周边妇女彝绣的同时，还带着“女子绣班”走进当地中小学开展培训。

“我们的未来一片光明”

当绣娘们绣出自己的新人生时，乔进双梅也走向了更大的世界。2018年，她被选举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，此后连任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。

那一次，乔进双梅将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反反复复读了4遍，也将自己的建议持续修改到提交的最后一刻。这位来自基层的全国人大代表，在努力学习如何更好履职，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成长。

成长的痕迹就在乔进双梅的建议中。这些年，她关注的领域早已不仅限于她最熟悉的非遗传承、乡村振兴。她曾建议加大对人大代表参与纠纷化解工作模式的宣传与推广。结果在2023年年初，马边法院成立了由她牵头的“双梅调解室”。

这是设一支既懂法律又熟悉民俗的专业调解队伍，11名来自不同领域的调解员，包括人大代表、退休干部、彝族“德古”及乡贤能人。法治融合民俗，“双梅调解室”已成功化解各类纠纷1028起，调解成功率95%以上，自动履行率98%以上。

眼下，乔进双梅想做的事还有很多，例如通过彝绣推动旅游业的发展，带动其他产业发展，实现全地区的共同富裕；再例如，她持续建议“支持宜西攀高铁过境马边”，希望通过完善交通体系建设，破除乌蒙山片区交通瓶颈制约，带动大小凉山区经济社会发展。

对于这些，乔进双梅充满信心，“我就相信，只要目标在那里，一直向着那个方向努力，我们的未来就一片光明。”

这一次，乔进双梅依然带着大大的行李箱，还有这一年通过调研履职形成的建议。她清楚，3月5日，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幕，当她和其他人大代表一起走进大会堂时，在遥远的马边，合作社的姐妹们一定会早早守在电视机前收看直播。

她们用期待的眼神捕捉着直播镜头里的每个人，她们相信这场春日的盛会上，有为她们的绽放的花朵。



马边法院的双梅调解室。

家。在乔进双梅身边，这样的“尼尼阿果”已有1865位。这个数字，乔进双梅说得无比坚定，从2015年成立马边花间刺绣合作社至今，除了1865位绣娘绣出了自己的新人生，还有4万多人参加彝绣培训，实现人均年收入16000元以上。

“如果没有双梅姐，就没有我们这些绣娘的今天。”绣娘李玲说起这个总会哽咽。最初从村里到马边县当陪读妈妈时，她甚至交不出房租。于是，乔进双梅就把她和孩子带到自己家。李玲说，那是个热闹的大家庭，和她一样有着类似情况的绣娘都被乔进双梅带回了家，大家睡床、睡沙发、打地铺，总算有了一个落脚地。然后，时间慢慢走，她们靠着刺绣，绣出了房租、新房和汽车。“这是我们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好事。”

但这件好事，却是从一个“谎言”开始的。

“一个‘谎言’骗来的500个绣娘。”这是乔进双梅常常讲起的故事。故事的开始，是她号召大家一起做刺绣致富时，没有人相信这条路行得通。于是，她以30元一条的价格，收购了一批贫困户绣娘做



绣娘尼尼阿果在教孩子彝族刺绣。

中记载，“公元223年，诸葛亮拜‘叟帅’孟获、孟琰、爨习为将，其夫人在蜀习得汉绣，传授昆叟女子，形成彝绣。”

“从小我就想，能不能一直做和彝绣相关的事。”乔进双梅说。

当然，这并不是一条容易的路。最初，乔进双梅在县城繁华街道租的隔间里售卖绣品，人来人往，却鲜有人买。那是一段每天都只有支出没有收入的日子，加上母亲失明需要照顾，她无数次怀疑自己的选择，犹豫要不要改卖一些时兴的衣服。

“但心里总觉得不服气、不甘心。”乔进双梅说，这种“不甘心”也产生了一种力量，让她将对选择的迷茫转向思考为何绣品没有市场。在发现是绣品质量参差不齐后，她成立合作社，对内寻找绣娘，让她们相信自己从小学习的手艺所拥有的潜力；对外找寻市场，让绣娘们的作品